



白话语汇研究

日·香坂顺一 江蓝生 白维国译



AIHUAYUHUIYANJIU

中华书局

白话语汇研究

[日] 香坂顺一 著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责任编辑 刘尚慈

白话语汇研究

(日) 香坂顺一 著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桥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4¹/2印张·336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7-101-01512-5/H·136

序

这本书，是从我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半期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一些在今天看来还略微有些用处的东西结集而成的，也兼有把我以前做过的事情大体做一番整理的目的。这一时期，是我以现代汉语为主干，开始把兴趣集中到旧白话（包含近代白话，即五四白话）的时期。想要对此做些调查并进行研究的兴趣，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长期潜存于心，并由此而在某一天、某一时被触发出来似的。关于此事的发端及过程，在我为梳理自己对往事的回忆而写的《后记》中已详细谈到了，假如哪位因为什么原因而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

关于本书所收的一些文章，没有什么需要在此特别一一提出并加以说明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我曾在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及中国文学专门研究室工作期间，研究室的同人们以旧白话为中心进行调查研究的那段时间，怀着比较愉快的心情而写出来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而已。越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写出来的东西，越是想去整理它，这或许是人之常情吧。可是我却很反常：跟本书收入的文章前后发表的《临海方言的一个特征》、《“哩”“呢”不分》、《水浒的语言》、《九命奇冤的形成》、《近代汉语的“没的”》等十几篇文章是经过相当艰苦的过程写成的，尽管那种艰苦今天记忆犹新，但却没有更多眷恋的感受。自问为什么呢？说不清楚。我对中国语研究的态度，不像现在这样较真，也许因为那时多半都只是在难以承受收集资料的重压因而备尝艰苦的情况下写完的缘故吧。这种所谓的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除了亲历其事的本人，大概无法获得

那种直截的实感。得知我在编这本书的多位友人曾劝我选择这篇或那篇，但我还是贯彻了尊重自己的想法的方针。

我们日常体验到的快乐，当事情打上终止符时，它就仅仅作为过去的一幕而保留下来，即所谓一次性的快乐而已。但是也有快乐再诱发快乐的那种持续性的快乐。

中国语学的研究，不消说是以中国语为对象而进行的。可是，如果只从外部来看它、研究它，岂止只能得到一时片刻的快乐而已，甚至还有连续不断的苦恼呢。研究中国语学的持续性的快乐，要靠进入中国语内部才能获得。越深入内部，它就不断地抛出各种各样急待解决的问题诱使你去解决。我好不容易获得这种认识，似乎是进入六十年代的事。我在摸索进入中国语内部的道路时，没有首先给它设定什么框子，而是直接从接触对象开始。我很清楚，这是一个笨拙的不得要领的方法，但是就我来说只能选择这样愚笨的办法。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就是本书中收入的若干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今天来看，当然有不足之处，可能还有错误的地方。但是我想，总是在某一方面由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在某一方面由我给予了解释或解决，以及在某一方面提示了一点儿什么吧。

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所收的文章，只不过是从内部研究中国语的结论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从内部系统地把握中国语提供一些材料。尽管不过是这样的东西，在为选收而重读的阶段，在进行校对的阶段，都发现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添加、补充、论述的地方，能让乐趣持续下去的余地还大着呢！今后，我若能对这些再补充些什么，将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正因为如此，那快乐也就其大无穷了。

这本书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在旧稿的整理与校订阶段，照例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宫森常子女士誊清了原稿，尾崎实君、大岛吉郎君担任校对，而且大岛吉郎君还兼任索引的制作。光生馆方面不计成本爽快地应诺出版。还有，语言学是愚人干的事，四十几年

来我一直埋头于此。在这段时间内，内人北恭子独力支撑生计，在此，特别向她表示谢意。

香坂顺一

1983.3.21

《白话语汇研究》中文版序

1962年，我们组织起“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作为该会的发起人并成为核心人物的，有现已作古的鸟居久靖、有田忠弘、铃木直治三位，还有太田辰夫、伊藤瀬平、宫田一郎三位和我。此外，年轻的研究者，记得尾崎实、上野惠司、大内田三郎三位也参加了。后来该会的参加者续有递增，发展成为现在的“近世语学会”。

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把调查研究的对象，大体设定在明清时代的文学语言即旧白话方面，但不限定它的上、下限，而是界定在日本学术界习惯上称作中世语、近代语所包容的一个较宽的范围内。

所以这样界定，大概是由于这个学会最初并不是事先确定调查研究的题目和方法、彼此互有联系地进行工作，而是采取各人自由选题，独自去做，然后把研究过程和成果在《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上发表的那样一种约束性较弱的方式决定的。现在回想起来，研究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从当时我们的研究水平来看大概是理所当然的，那是我们所能采取的较为合适的方式。

当时，我掉进了中国语词汇论和文法论的狭缝里，看不到如何从那里跳出来的门径，那个叫作中国语的怪物横在面前，我的头脑处于混沌的状态。

我的青年时期是在日本不安定的混沌社会中渡过的。青年时期的混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仍然持续存在。我不知何时开始把混沌作为混沌来正视，并把接受混沌作为通往彼岸的方便法门来对待。

明清文学语言即旧白话，对于我来说是“混沌”之物，它的存在即使是感性的，也毕竟是客观的事实。这个实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把握它无论有多么困难，总应该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出其中的端绪来。捕捉到的端绪越多的话，就可以越接近混沌的实体。混沌啊混沌，消解的时日总会到来。我正是怀抱这样的期待而面对旧白话的。

我开始在《明清文学研究会会报》上罗列那些把旧白话掰开揉碎后自以为索得其解的“端绪”。不知不觉之间积到二百多条。1983年，我年届六十。我的学生——很多中国语的研究者、教育者——按照日本的习惯，决定为我出版花甲纪念文集。对这个计划我是应该感谢的，稿子也送到了我的手边。我对花甲之年究竟值不值得庆祝，心存疑问，只是收下这份书稿，装订起来放到书架上。但是，仔细一想，辜负他人煞费苦心的好意似乎也不忍，于是忽然决定把花甲庆祝作为人生的一个段落而接受下来。但是不带有让人祝贺的性质，也没有做单为祝贺而做的事情。只是从花甲之后自励自强的意义上，把以前做过的事情加以总结，以待在此基础上继续钻研下去。出自这种考虑，就从当时发表过的文章中，选出自认为对后学者还有些微用处的集成一册，名为《白话语汇研究》，由光生馆出版了。当年，我只用这样的方式接受了我的花甲庆祝。我想，此事即使对我有这样的意义，但对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数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江蓝生先生来日本从事一年的研究工作，因为江先生的住所在京都，没有机会见面，但听说江先生有把拙著《白话语汇研究》译成中文向中国介绍的意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值得那样做吗？”但也仅在头脑过了那么一下。辞去大东文化大学校长和常任理事之后，我访问中国的次数多起来。前年秋天访华之时，江蓝生先生和白维国先生到旅馆来

访，一阵闲聊过后，由江蓝生先生提出在中国出版中译本《白话语汇研究》的建议。我说已经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了，即使出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吧。但江先生接着说：“中国年轻的研究者还不知道这本书，有的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论文，可否考虑在中国出版以供他们参考呢？”这番话打动了我的心，便委托江先生和白维国先生共同落实在中国出版的事宜。

如今，这本把我的花甲纪念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第二起点而在日本出版的拙著，由于两位先生的努力而在中国出版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项光荣，感到十分高兴。如果这本中文版的《白话语汇研究》在哪一方面对哪一位的研究有点什么帮助的话，将不胜荣幸。

香坂顺一

1995年11月10日

目 录

序.....	1
中文版序.....	1
一、中国近世语笔记	1
(1)尽行	1
(2)吾·汝之类	3
(3)甚的·甚底	5
(4)教·交·叫	7
(5)(正)在	8
(6)好生	10
(7)“多”和“都”	11
(8)极了	13
(9)如是	14
(10)洒家	16
(11)~快了	19
(12)流水，魔驼	20
(13)“把”和“将”	21
(14)坐地	23
(15)老大	25
(16)有些~	28
(17)一答里，一打里	30
(18)因为.....,因此 / 所以.....	32
(19)“俺”“咱”“您”的 单数复数用法.....	34
(20)吗.....	36
(21)假似.....	39
(22)倘或.....	40
(23)共.....	41
(24)关于“儿化”.....	43
(25)肯.....	43
(26)莫是 莫非 莫成.....	45
(27)怪.....	47
(28)为的是.....	49
(29)是也不是 (A 也不A)	51
(30)咱的.....	53
(31)这厢 那厢.....	55
(32)投信 = 索性、 爽性.....	57
(33)狼犹.....	60

(34)只有～才～.....	61	(56)谁个.....	105
(35)状语助词“～地 (～的)”	63	(57)捉.....	107
(36)“.....的这、那”跟 “这、那.....的”	67	(58)“与”的被动介 词用法.....	108
(37)纵予连词.....	69	(59)忽地(单音节 + 地)	109
(38)赶着.....	74	(60)咱每.....	110
(39)做(作)解释.....	76	(61)横是.....	111
(40)“一面..... 一面.....”	78	(62)～是的 ～似的.....	113
(41)“一来....., 二来.....”	80	(63)介词“上”.....	115
(42)比及.....	83	(64)着(相当于“ 教”“用”)	116
(43)须索.....	85	(65)只要.....	118
(44)跟.....	86	(66)“这”和“此”， “甚”和“何”.....	119
(45)“A是A,.....”.....	87	(67)V + O + 出来.....	121
(46)“包括”和“连”.....	90	(68)时态助词“得” “的”.....	123
(47)挤教干.....	90	(69)“了”和“着”的 未分化.....	127
(48)俱各.....	93	(70)过.....	129
(49)“比.....不同”.....	95	(71)系.....	131
(50)～得紧.....	97	(72)然虽.....	133
(51)不看见 不听见.....	99	(73)当.....时.....	134
(52)连.....	100	(74)表示并列等立的 连词.....	135
(53)几岁.....	101		
(54)几多.....	102		
(55)吃不得.....	104		

(75)不争	139	(98)顺 管	174
(76)柄	140	(99)险些儿 争些	177
(77)不拣	141	(100)向 去	179
(78)早起	142	(101)把	
(79)除非	143	来	181
(80)遮莫	145	(102)生怕	182
(81)为是	147	(103)作么 作么生	
(82)“两三”“三五”		么生(“么”原作	
“五七”等等	150	“麼”)	183
(83)要紧 紧要	151	(104)~个	184
(84)~来	153	(105)漫 瞒	186
(85)也(句末语		(106)~之	186
气词)	155	(107)又复 复又	187
(86)~处	156	(108)已此 只此	
(87)一盏茶时	158	遂此	188
(88)~休	159	(109)但 但凡	189
(89)并无	160	(110)便做 便道	191
(90)非是	162	(111)宜 不宜	192
(91)无有	163	(112)当 合	
(92)表示程度的“好”…	166	应 该	194
(93)颇 颇是		(113)“胆大”——主谓结	
颇颇	167	构的词	196
(94)“极”和“及”	169	(114)用 必 须	198
(95)只管 只顾	170	(115)~拢 ~转	
(96)一定 以定		~落	201
已定	172	(116)~杀	202
(97)是必	173	(117)~得慌	205

(118)把 = 给	206	(140)和 合	237
(119)只消	207	(114)~在此	
(120)何等	208	~在彼	238
(121)幸 得 号 喜 早是	210	(142)正经	239
(122)吃 噢	214	(143)只情	240
(123)一歇	215	(144)敢 管	
(124)随问	216	应 多	240
(125)不消	217	(145)没 无	244
(126)休 休要 休得	218	(146)即目	245
(127)敢 肯	220	(147)登场	248
(128)欲 待	221	(148)今朝 明朝	248
(129)落得	223	(149)这块儿	250
(130)能得	224	(150)人客	251
(131)更 复	226	(151)一同 一发	252
(132)为缘	228	(152)~价 ~家 ~假	254
(133)将次(将近, 将 及) 看看	229	(153)~则个 ~咱 ~波	259
(134)替 (= 和) 向 对	231	(154)喜欢 欢喜	261
(135)~起去	233	(155)寻 找	
(136)~将	234	与 给	263
(137)假如	234	(156)两十 两百	265
(138)AA里(好好 里)	235	(157)N的VP——句子 的仂语化	266
(139)都 则	236	(158)各自	267
		(159)犯不着 舍 不得	267

(160)恁	269	(182)相～	301
(161)加 搭		(183)将……那	
兼 带	272	里去	307
(162)～坏	274	(184)停	307
(163)得	276	(185)未曾 没	
(164)怎生 怎地	277	(补笔)	308
(165)刚才 才刚	281	(186)且 且是	310
(166)打一看	282	(187)面 把	312
(167)日逐	283	(188)～些个	313
(168)甚么样	285	(189)休说……便……	
(169)～没有	285	也	315
(170)把 + 复杂		(190)偏偏儿	317
宾语	287	(191)非是(补)	318
(171)恐 = 怕		(192)……便是	321
容 = 许	288	(193)直如此	
(172)～似～	290	直恁如此	322
(173)这么 那么	292	(194)系是 即系	323
(174)吃饭得快		(195)别 别要	324
吃得饭快	293	(196)好歹	326
(175)起 起子	295	(197)种	328
(176)夥 班	296	(198)适值 恰值	330
(177)～则甚	297	(199)一味地	
(178)落后 过后	299	一迷地	331
(179)可	301	(200)越发	332
(180)较	302	(201)株	334
(181)动不动		(202)饶	336
行动	303	(203)一点儿 些	339

(204) 尽 尽自 紧自	340	(206) “须(得)……才……” “须(得)……便……”	
(205) “跟”和“给”的 未分化	343 345	
		(207) 没的	346
 二、旧白话杂记		347	
(1) “走／行” “吃／食”.....	347	有……没有?	361
(2) 如常	348	(11) 倘 许	366
(3) 兀～	349	(12) 谁个	369
(4) ~很了	352	(13) 暗地 忽地	371
(5) 在 = 到	354	(14) ~得有……	374
(6) 站 立	355	(15) ~得来	376
(7) 伊	356	(16) 噢 吃	378
(8) 往 望	358	(17) 为了 为着	381
(9) 闪出那个	360	(18) 把 拿 截	388
(10) 有没有……?		(19) “跟”和“给”的 未分化	394
 后记——从混沌到混沌		401	
主要引用书目		419	
语词索引		425	
译者后记		440	
香板顺一先生简历		442	

一、中国近世语笔记

(1) 尽行

以平话类作品为资料，调查一下由“~行”构成的词语，用得最多的是“尽行”，此外，仅仅见到“并行”、“先行”、“定行”。“尽行”也不是在所有作品中全都出现。《秦并六国平话》(《秦》)、《三国志平话》(《三》)、《大宋宣和遗事》(《宣》)、《五代史平话》(《五》)中可以见到；但是《武王伐纣平话》(《武》)、《前汉书平话》(《前》)、《七国春秋平话》(《七》)中就没有见到。(以上括号内为略称，下用略称。)没有见到使用的作品，在该用“尽行”的地方，使用了其它的同义词，只好认为这些作品的作者不熟悉“尽行”一词。再进一步，调查一下四部作品中“尽行”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看到这样两种场合用得最多：(1)、使用“将”、“把”的处置式；(2)、前面有意义上的目的语。

下面先举(1)“将・把……尽行……”的例子：

将杨志诰札出身，尽行烧毁，配州军城。(《宣》37)

将那氏叔琮、朱友宁所将军马，尽行抽回。(《五》60)

项羽长驱而来，攻破了关，把咸阳城内尽行戮诛。(《秦》
104)

将秦降卒二十万人，一夜尽行坑杀。(同上，105)

下面再举(2)“意义上的目的语 + 尽行……”的例子：

凡唐之宗室在长安者，尽行屠杀，遂入大内。(《五》25)

其余诗书，尽行焚毁无留。(《秦》91)

吴广五百人，尽行杀死。(同上，79)

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表现方式，在不用“尽行”的场合下，选用什么样的副词呢？差不多都用复合副词“尽皆”、“尽数”、“都皆”、“咸皆”。（其中，“都皆”只在《前》中见到，“咸皆”只在《武》中见到，“尽皆”、“尽数”六本书中通用，似乎后面的二个词是最为常用的。）而且，这样的复合词，同时跟“尽”“皆”“咸”“都”等单音节词平行使用。进而考虑到现代汉语中这种副词不用复合形态，那么可以认为，这是在当时的复合词化过程中产生的形态。

此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尽行”之后的动词。如同铃木直治氏指出的那样（《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第四号），用的一定是二音节的动词。假如是使用单音节动词的场合，则用“之”（实际上是虚化）那样的代词作为动词的目的语，以求得音节上的双音节化。像这样“尽行”后的动词多是复音节词，不用说，是为了求得表达的稳定、语调的优雅，这是很容易想像得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即使有吏文的影响，为什么不光是“尽行”，还有“尽皆”、“尽数”、“都皆”、“咸皆”等双音节的范围副词频繁地被使用呢？我认为这是由近代汉语的复合化造成的。就口头语来说，复合化并不是到了近代才突然明显起来的，以前也可以见到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大量采用口头语的作品出现在近代，要想准确地把握住这一倾向，还是不能不从近代来看。总之，汉语的复合化在这一时期变得明显，并且这一倾向理所当然地首先显现在实词上。经常附缀于实词而起某种辅助作用的虚词，自然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因此，复合化渐次及于虚词，于是就产生了上述那样的复合副词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汉语比近代汉语复合的程度更加明显，为什么“尽皆”、“咸皆”、“都皆”等至少在口语中却已经消失了呢？这又是一个疑问。现代汉语中附加于实词的辅助成分比近代汉语更加发达，能被自由地运用。这种辅助成分的发达，反倒减弱了某种虚词的复合程度，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呢？